



重探台灣林業發展史 後鄉土的魔幻寫實與鄉野傳奇

在1990年代中期湧現的台灣後鄉土文學類型裡，甘耀明（1972-）無疑是指標性的作家。出生於苗栗獅潭的客家聚落，自幼便耳濡目染當地奇詭、瑰麗的鄉野傳說及歷史故事，隱隱伏流為日後寫作的重要題材。大學時期開始投入文學創作，也參與台中頑石劇團的編劇、副導演，與友人共同創辦《距離》文學雜誌，其後，從事地方記者、中學教師等工作，累積社會歷練。2002年，接連以〈伯公討妾〉、〈神秘列車〉和〈上關刀夜殺虎姑婆〉獲得各大文學獎的肯定，隔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《神秘列車》（2003）展現其鄉俗實踐的開創格局，引起相關論者的關注。

事實上，自《神秘列車》以來，甘耀明就以揉合華語、客語、福佬語及日語的駁雜語言來經營小說創作的敘事風格，並且，透過客家族群文化、歷史和生活經驗的創作驅動，尋求記憶、技藝與寓意上的嶄新突破，在1970年代鄉土文學的寫實主義及人文傳統中，另闢新徑，融匯非寫實、非現實的技法元素，形構出具有魔幻寫實色彩的（後）鄉

土。並且，延續這股高度實驗性的創作策略，《殺鬼》（2009）這部長篇小說幾乎奠定了甘耀明的文學地位，呈現其介入、重寫台灣歷史的企圖心，獲得《中國時報》「開卷好書獎 十大好書」獎項。

同樣地，歷時5年完成42萬字的長篇小說《邦查女孩》（2015），是以「摩里沙卡」（林田山林場）為場景空間，試圖溯返1970年代面臨經濟轉型的台灣社會，重探台灣林業發展史的興盛與沒落，甘耀明以厚實的田野口述、嚴謹的資料考掘與創新的敘事技藝贏得評審青睞，榮獲2015年「台灣文學獎」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，評審認為這部小說具有異乎尋常的掌握能力，角色鮮活、真實，故事動人，而這也是甘耀明長期秉持的創作原則，「說故事人人都會說，我比較努力的目標是，這個故事不要落了俗套，講故事一定要帶著新意」。顯然，甘耀明已經準備好開展另一波後鄉土文學的美學質變。



「灣生」的流離生命 掀開台灣歷史的幽微一頁

多年來，投入台日兩地「灣生」訪調、拍攝，以及協助其尋找過往親友的田中實加

（中文名為陳宣儒），在2014年出版《灣生回家》一書後，終於述說出塵封於台灣歷史的一段段隱微故事，引起社會大眾高度的關注和迴響。所謂的「灣生」，是指日治時期從日本各地大舉移民至台灣後，落地生根、出生於此的日本「內地人」。但是，隨著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，開始大規模「引揚」（撤返），這群在台日人返回日本內地，交織出當時戰爭終結的時空背景下，每位「灣生」的流離生命與糾結故事。事實上，田中實加為灣生後裔，之所以會踏上尋訪灣生的人生旅程，主要來自於隱瞞灣生身分的祖母田中櫻代和管家夫婦三人的遺願，他們希望逝世後能將骨灰一同灑在摯愛的花蓮港，「相較於陌生的日本，台灣才是我們出生的故鄉」，自此開啟了田中實加長達十餘年的灣生追尋之路。

在《灣生回家》中，僅收錄數量微薄卻複雜沉重的個人生命史訪談紀錄，並輔以灣生的相關史料文獻簡介，相較於田中實加實地從旁協助歸台尋親的百餘位灣生，這本著作顯然只是龐大歷史課題的凝縮，而座落於台／日、離／返與異／己的重層辯證下，更凸顯出灣生的飄零身世，以及生命經驗的種種遭逢、無奈。然而，「回家」的不只是年邁衰老的灣生，也引領台灣社會重返那段二次戰後秩序重整的紛亂時期，重新認識灣生於台灣歷史發展的重要意義，因而獲得2015年第39屆「金鼎獎」圖書類出版獎的高度肯定，評審認為「因為它的出現，早被忽略了一群歷史邊緣人：『灣生』，竟得重登舞台，讓人據以回顧台灣歷史、社會本質」。而歷時5年拍攝製作完成的同名紀錄片《灣生回家》（2015），延續書籍出版的熱潮，

也衝出高達約2300萬的院線票房，入圍當年度第52屆「金馬獎」最佳紀錄片。或許，《灣生回家》給予我們的重要省思，正如同田中實加的深刻感觸：「只要是這塊土地上的人，都是台灣的小孩，都是灣生，都是台生。」



圖5 吳明益
攝影／吳奕圻

光影、物件與文字 在書寫的荒原上追尋微光

創作類型多元，橫跨小說、散文、評論，也涉獵繪畫、攝影、設計的吳明益（1971-），儼然是當代台灣文學場域的重要關鍵詞。早期，以自然書寫（nature writing）的創作及研究備受矚目，《迷蝶誌》（2000）與《蝶道》（2003）發展出知（識）性散文特殊的美學感知，而「以書寫解放自然」系列叢書更是目前台灣自然書寫研究中最具規模的成果。其後，歷經《睡眠的航線》（2007）和《家離水邊那麼近》（2007）的潛行探索，終於以《複眼人》（2011）獲得國內外文壇的高度肯定，不只是榮獲法國島嶼文學獎（Prix du livre insulaire）、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及Time Out Beijing「百年來最佳中文小說」書單，更成為首本由專業版權經紀人